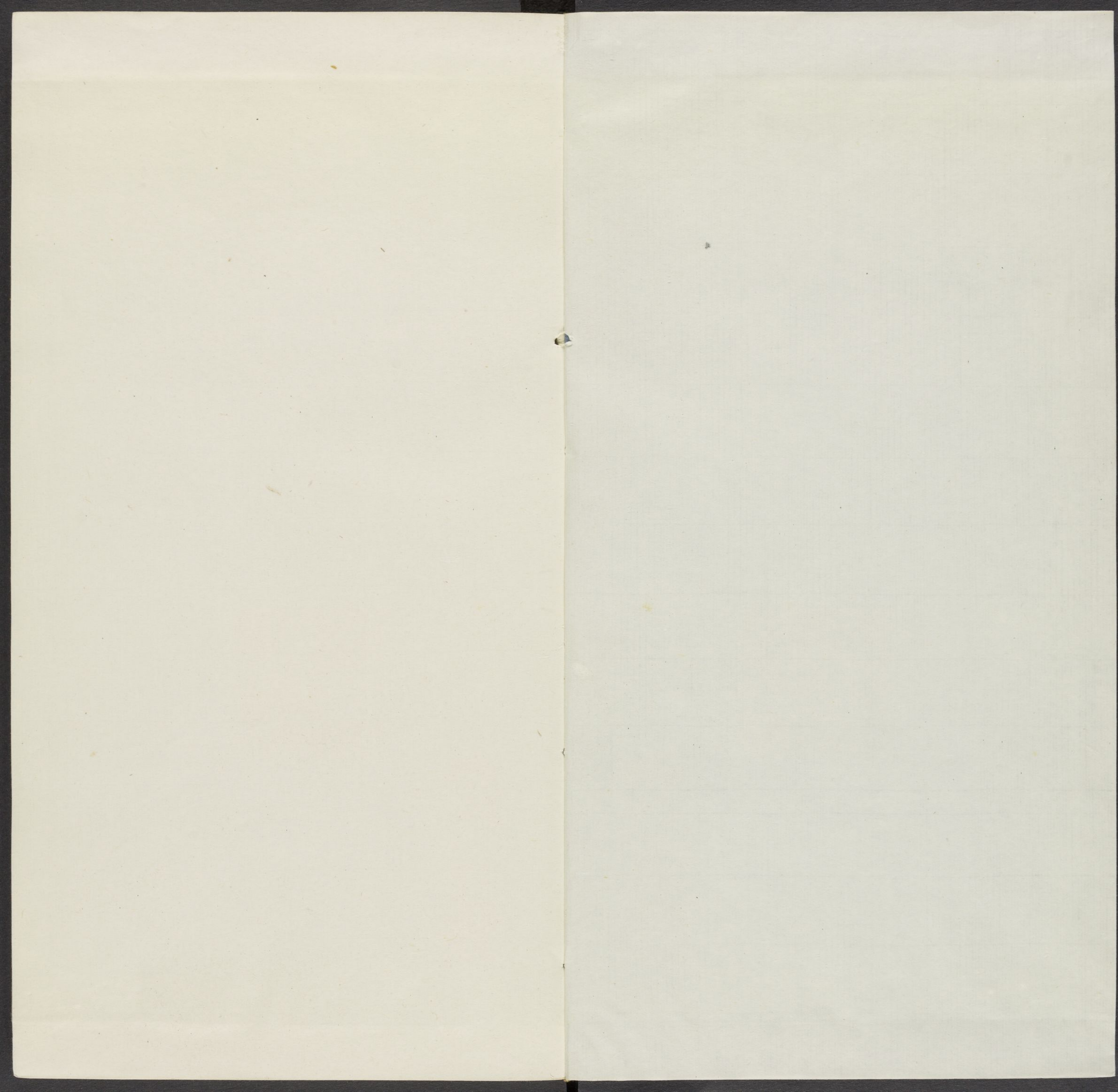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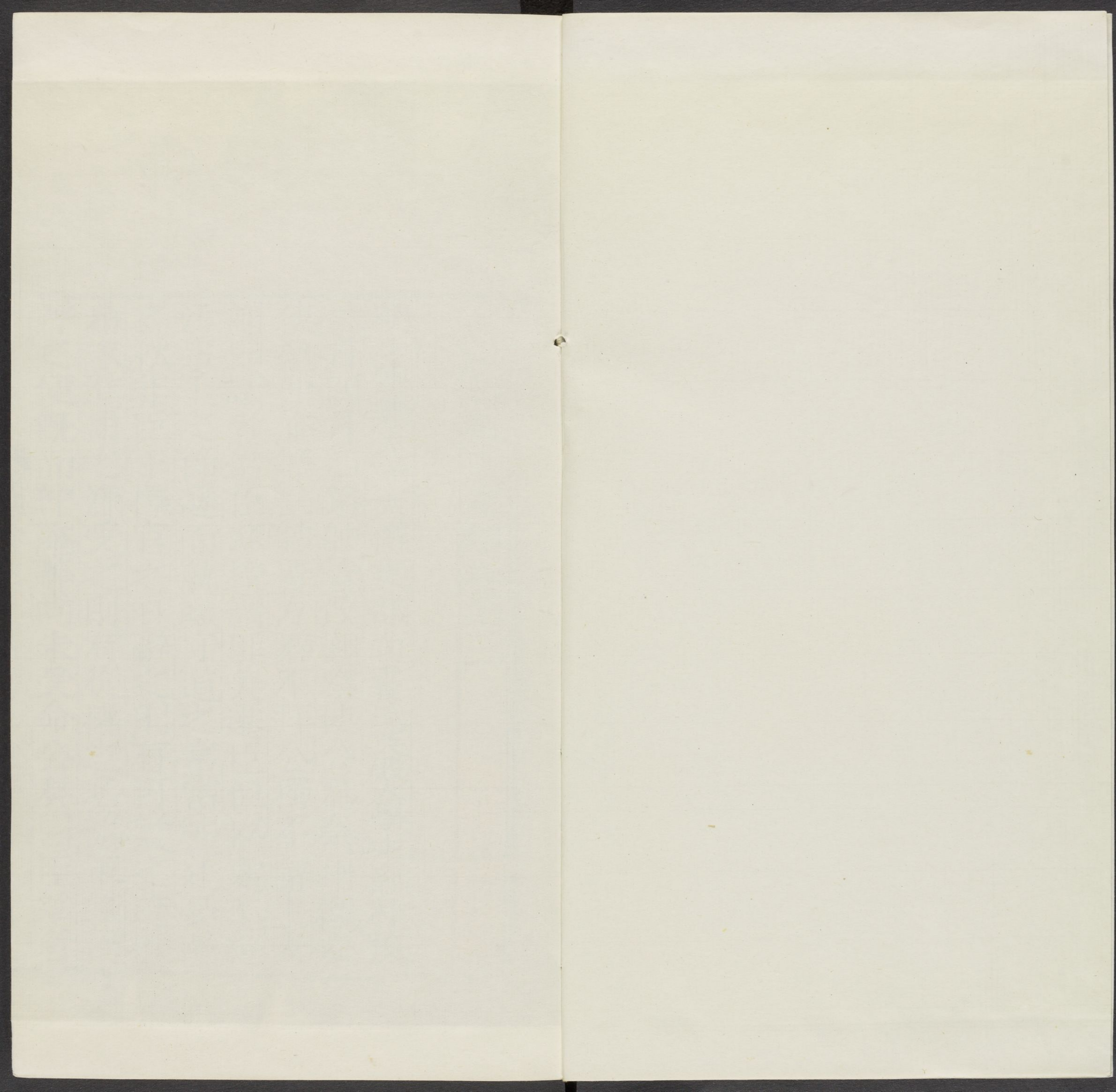
2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00 St. George Street
4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44
T 5366/4512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
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
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
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
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撥
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
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

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
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
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並臣所授罷
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
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
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
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
也詔為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
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當戒惶
恐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鎮

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
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
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
應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
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
督遣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

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
求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
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羌醜踰年
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陲
坐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
三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汾狄
為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
精加訓練準備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

乘間涇州鎮戎軍一
馬向去復來如何
豈不防別路作過西
副朝僉久處邊任雖
誠必有深謀破其
經度捍禦之策具
闕公上章歷陳王
大略曰前嘗上淺
北虜未有間隙以
今民力已因北虜

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
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
鄙之患平定末期卿等早
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
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
利害令梁堅張庚齎來赴
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以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
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
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

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為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克陝西四路公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女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公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

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
无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寨千
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
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
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廊延
腹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
備為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
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
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
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

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亦
擘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即
別其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
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為涇原總管
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
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敢
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
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
徒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
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

諭角斯囉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
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
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拒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
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
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
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
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
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
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
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

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
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
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
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
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
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
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
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
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
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

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
 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
 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
 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
 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
 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
 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
 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
 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
 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

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
 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
 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
 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
 虜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
 休息非樂職於石矢之間益見西戎強梗木衰
 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
 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
 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

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擇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臨

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益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益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

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奉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誇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

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其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岫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候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蒼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

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噫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大帥臨澶瀾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恐

陛下下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告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臣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

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

二曰碎織未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

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
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
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
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
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
方出延此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
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
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
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
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

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二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三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四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五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六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七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八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一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二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三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四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六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七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八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九十九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一百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之粟以實其廩吏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敝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員慎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為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禦戎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主民之故稍增金繒以饋盟好之事今元昊雖

暫求通順後加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並在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高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

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戎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

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出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

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湏日加繕葺使攻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益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

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並遷其家於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塞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並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

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
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
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
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
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旣遠遁然
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
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
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
也然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
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益不知賊人果犯何路

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
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
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
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
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
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
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
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
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
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

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
 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
 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
 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
 宥綏三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
 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
 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
 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
 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
 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

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
 陳之又以北戎為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
 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
 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
 長驅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
 去為中原千古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
 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
 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
 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勢愈重
 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

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為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

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具牒稱天授禮法延祥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處國號無上音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備霄父南朝皇帝其兀卒知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燕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梁適言

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驛丞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止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為不可眾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眾議已同惟韓琦為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

三司廷曾達意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
海通曰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賁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

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賫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慮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賫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

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

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
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
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
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
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
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
及二十餘萬貫並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
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
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
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

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與此勞役乎自來沿邊
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
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
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
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
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
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
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
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
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

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
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
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
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
納考老錄刀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
許通青鹽封冊為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
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
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
則後必有大憂者二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
過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

以來于今七年小人太至未嘗
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
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
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
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
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
內克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
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
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
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謀者傳契丹

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馬爾
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
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
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
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倣契丹之力
以得天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
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
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
則患生喪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
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疆意欲平吞夏國

卒興師反成敗衄犬戎之性切於復讐必恐
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
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
休息民力蓄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
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
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
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
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
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
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

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
 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翻覆之變又四路
 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
 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郵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
 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
 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
 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
 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
 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
 令兩路留一畚在邊一畚放歸本處不唯減節

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商
 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
 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
 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
 路昨招收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
 何以贍給况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
 捉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
 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
 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
 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

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
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
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
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任中師
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湏行公言賊請
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
所望必乘忿為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
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
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
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
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
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
忤也公旣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虢之
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
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

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
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寮邵興爲之
至商於瀆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
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
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
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
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
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
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公邊禁軍卽令

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豐岳鄂州壯健役兵
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與誘致之
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賞宣撫司榜
招致上官琪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
拙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
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
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黨殆盡
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
車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
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

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
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
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
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
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
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為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
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
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

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
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
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
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
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
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沿邊而得鹽沿邊
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願必行之
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
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
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

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比黑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
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有當
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
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
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
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
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
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
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

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

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
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
惜身畏禍人之
事有干國家之

太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竄
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
壓境致謾書於朝廷舍卒之間命弼使虜弼
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
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
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
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
今赴上則不顧豐饗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
陛下立萬世之業且去年秋北虜點集
元吳明廷亦測此虜以河朔

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成之
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
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
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
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
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
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
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關管幹
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
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

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
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
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
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
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
置後時亦是國家大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
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
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止

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
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
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
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
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滄議奏於朝遣
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
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

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龍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旣而戩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戩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
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
召滬者再不至乃命在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
械送於獄戩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
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
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滬
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
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折
詢還主戩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

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
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
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轉給事中州自偽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
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
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
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
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廷倉之意於民失信請
盡發以賑貧之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

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二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眾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說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劇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以家湮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若動有疑畏則上下不

學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眾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為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

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
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
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
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
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
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
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
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
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
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

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
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
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
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
擘書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
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
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
日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
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塘泊
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旣而督州縣自

家傳卷四
二
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法邊人
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
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是時並以近裏淺
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
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
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
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
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
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使之唐縣四
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

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思念執政舊臣論
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
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
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
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
藥見錢作四稅近裏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
三稅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
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
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稅三
稅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

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眾議皆以為便公
 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過登聞鼓乞
 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為公廟後
 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
 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
 之役宦官廖浩然為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
 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
 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
 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
 人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

請官吏皆憂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
 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
 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
 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
 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
 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既以黃蒐山
 麓為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為約揭石
 墾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滬吳湛來言黃蒐山
 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略
 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

政府時公為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為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為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寶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

大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止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既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歛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刻剥深為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摧酷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

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
在中書因裕亨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卡四
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
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壹碩
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道內一停見錢七十
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支約實賣得三十
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
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
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
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

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
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
亦不能計旁組筭錢茶分數遞年盡為豪販之
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
晉潞州入中筭請磬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
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實白
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
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
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
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

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各科率亦有未會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陳

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

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

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

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
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秋公曰羗人
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
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
軍中諸役將窠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
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
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
支用公請權停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
羗夷死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
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

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
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
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
重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
以疾乞上旌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
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
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台四
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
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
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

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克軍戶更不與扇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為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為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臨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